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生來奔跑

文：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節選自《生來奔跑》(台灣新經典文化出版)



《Born to Run》唱片封面

編按：「像我們這種一無所有的人，生來就是要奔跑。」
被稱為「藍領搖滾教父」的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叱咤歌壇45年，影響了Lady Gaga，讓奧巴馬感動落淚，叫村上春樹震撼，入選《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被權威音樂雜誌《滾石》評為「史上最傑出藝術家」……

出生於小鎮的他，為了音樂夢想，在漂泊的人生路中不斷碰撞，直到被發掘Bob Dylan的傳奇製作人約翰·漢蒙注意，簽入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經過兩張失意的專輯，他終於創作出里程碑之作《生來奔跑》。在音樂中，他訴說着：「這個國家不再是50年代所說的純真之地，政治謀殺、經濟不公和種族主義強大而殘酷，這些議題以往被貶謫到生活的邊緣，但不復如此。」他的音樂路，是傳奇巨星的個人奮鬥史，也是為被困於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唱出憤懣與不平、希望與救贖。

近日，布魯斯·史普林斯汀費時七年親筆寫下的唯一自傳在台灣推出繁體中文版。本版節選其中部分章節，聽史普林斯汀講名曲《生來奔跑》背後的故事。

坐在紐澤西長堤西區巷七又二分之一號，我剛租的一間小屋裡的床邊，我寫了《生來奔跑》。當時我正給自己上五六十年代搖滾樂的速成課。我在屋側的小桌上擺了一台黑膠唱機，只要懶懶翻個身，就能將唱針放上當時我最愛的唱片。晚上，我會關掉燈，跟着洛伊·奧比森、菲爾·史佩克特(Phil Spector)和杜恩·艾迪一起漂流，墜入夢鄉。這些唱片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搖滾樂力有未逮的口吻跟我說話，愛、工作、性、玩樂。感覺起來，史佩克特和奧比森陰鬱的愛情觀跟我的觀念十分契合：愛情本身就是一個危險的命題。

超越懷舊、感傷與熟悉

這些都是製作精良、極富想像力的唱片，有絕佳的歌曲、絕佳的嗓音、絕佳的編曲和優秀的音樂才能為動力，洋溢着真正的錄音室天分與令人屏息的熱情，而且它們紅透半邊天！歌曲裡幾乎聽不出放縱，沒有恣意擴張的吉他獨奏或綿延無盡的霸氣擊鼓。當然有歌劇般的氣氛和磅礴的氣勢，但也有節制。當我步入創作《生來奔跑》的初期階段，這種藝術性吸引着我。出自杜恩·艾迪的吉他的聲音，「像我們這種一無所有的人……」，還有「叭叭叭叭」的撥弦；源於洛伊·奧比森的是圓潤飽滿、歌劇般的主唱音色；一個胸懷熱望但天分有限的年輕人，試圖模仿他的偶像；汲取自菲爾·史佩克特的是那股製造撼動世界的巨大聲響的企圖心。我想要製作一張聽起來是地球最後一張的唱片，你能聽到的最後一張唱片，你需要聽的最後一張。聽完光榮的警響，便是世界末日。貓王賦予了我這張唱片肢體的衝動；狄倫，不用說，貫穿在整首歌的意象和概念：我寫的不只是某件事物，這就是世間一切。

我以吉他的反覆連彈開場。獻出好的前奏，就能輕鬆上路。一邊隨意地走和弦，一邊咕嚕，喃喃自語，然後唱出：「寶貝，像我們這種一無所有的人，生來就是要奔跑。」這就是我的人生。《生來奔跑》這個歌名我相信在別的地方見過，可能是某台行經阿拉斯伯里環道的車子，用銀色粉末寫在車蓋上；可能

在六十年代初期某部談改裝車的二流電影裡看到的，那種電影我當時看很多；也可能是某個「巡迴賽」的周六晚上，依附在金斯利街和海洋大道的海水與一氧化碳混合物上，從空中飄過。無論它來自哪裡，都具備暢銷唱片熟悉與新穎的特性，能激發聽者心中的訝異和認可，帶來一陣衝擊。好像它一直在那裡，又好像你從沒聽過這樣的東西。
這不是一首容易寫的歌。我從那個下午開始寫主旋律，但還要歷經六個月的試煉和磨難才會完成。我想要運用典型的搖滾樂意象：路、車子、女孩……還有什麼呢？那是查克·貝里、海灘男孩樂團(The Beach Boys)、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和自汽車發明以來每一個被公路迷途人發揚光大的語言。但要讓這些意象緊扣人心，我必須把它們塑造成新的事物，超越懷舊、感傷與熟悉。

訴說時代的需求

我是越戰時期長大的美國小孩，成長過程中見證甘迺迪、馬丁·路德·金和麥爾坎·X遇刺身亡。這個國家感覺不再像是艾森豪五十年代所說的純真的。政治謀殺、經濟不公和制度化的種族主義都是強大而殘酷的現實。這些議題以往都被擠到美國人生活的邊緣，但現在不一樣了。空氣中瀰漫着恐懼——事情可能無法解決，道德精神空虛，我們懷抱的夢想已被玷污，未來永無保障。這是新的地貌，而如果我讓我的角色走上那條公路，我必須將這些事情全塞進車裡。非這樣不可，這是這個時代的需求。
想要向前走，我們必須願意承擔種種未和的過去，同時肩負個人與歷史責任的時代已經來臨。我開始寫了一些陳腔濫調，然後靈機一動：「白天，我們在失控的美國夢街道上揮灑汗水……」這是「死亡陷阱」、「自殺罪」。「我想要捍衛你的夢想和願景……我想知道愛是不是真實的？」就是這些面臨危機：你的夢想，你的願景。「溫帶，我們可以一起與悲傷共存，我會用盡靈魂裡的狂熱來愛你……」因為那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有一天……不知道何時，我們會到達

那個地方，我們真正想去的地方，走在陽光下……」但在那之前，我們只有這條路，永遠存在的現在——這就是搖滾樂的火種，搖滾樂的精髓。「寶貝，像我們這種一無所有的人，生來就是要奔跑……」

幾個月來，我能感受我急欲訴說的故事點滴滲入我的歌詞。慢慢地，我發現我唱得出口的字眼，總是我最初、最後、唯一的前行標準。慢慢地，那感覺變得真實。所以它完成了。我的試金石，我新唱片的藍圖，全都包圍在改裝車的轉軸聲響和低預算的電影場景中——製造了很多垃圾，卻也完美地去除了這首歌的矯揉造作。

錄影室中的精疲力盡

歌詞寫好了，我們卻搞不定樂器錄下的聲音：鼓聲、吉他聲。我們將樂音疊樂音，音混了又混，一軌接一軌，將段落集結起來，終於將我們超量的72軌搖滾樂嵌在九一四錄音室可用的16軌上。這將是「蹦」唯一一次幫東街樂團的錄音作品打鼓，不錯的選擇；也是我和大衛·山休斯合作的最後一次錄音，他沒多久便獲得「哥倫比亞」的獨唱藝人合約。這兩人一起離開樂團，就在我們們開始錄之前！這也是我們最後一張在九一四錄音室製作的唱片，和唯一一張製作團隊只有麥克和我的唱片。當我們早上八點坐在錄音室裡，因熬夜一整晚試着搞定混音而精疲力竭，預約下一場錄音的人開始敲打我們反鎖的門。那個時代還沒有自動化或電腦化的混音板，全都要手動操作。我們的錄音師路易·拉哈夫左手操縱吉他的混音器，右手控制鍵盤；麥可可能會調整歌聲與最後一句主歌的木吉他；我則從他們背後伸手調節吹到高潮的薩克斯風獨奏和尾奏的吉他重複樂句。一次到位，一氣呵成，不剪接、不編輯。當吼叫和敲門聲愈來愈大，我們再來一次。搞定了，我們心想，實情是我們已經累得無法判斷。我將錄音帶回家，每天早晨播放，和穿過臥室窗戶的陽光一起叫我起床。聽起來很棒。我帶回家的正是我希望錄製出來的成果。這種事不常發生。
唱片公司希望主唱多表現一點。一天下午，我們把帶子帶去紐約一間錄音

室，不到半小時就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們永遠無法再處理那些錄音，甚至連要整合音樂，接近那面控制吉他、風琴和鼓聲的怒牆都沒辦法。為了遵從公司的意思，我們只好回頭聽其他原始錄音。有些歌聲較強，但沒有魔法。歌手聽起來應該要是為了讓不屑他的世界聽到他的歌聲而奮鬥。沒有。只有一次像是七四七引擎在你家客廳發動的隆隆聲，而整個宇宙在和弦迸射的瞬間懸於一線。有救了。就是它。我們只做到一次，但你就需要那一次。
因為「蹦」和大衛離開，我們在《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刊登徵求新鼓手和風琴手的廣告。我們和三十名鼓手及三十名風琴手各演奏三十分鐘。有人來應徵只是為了跟樂團坐在一塊兒；有人帶着雙大鼓的爵士鼓來，試着用金格·貝克(Ginger Baker)的風格詮釋〈夜裡的幽魂〉；一名「前衛派」提琴手進來，用宛如指甲刮黑板無調性的聲音折磨我們半小時。不論你是好是壞，你都會得到你的三十分鐘和一次握手。
最後，紐澤西南奧蘭治人馬克斯·溫伯格(Max Weinberg)坐上鼓手的位置，而來自洛克威海灘的洛伊·比坦(Roy Bitan)溜到風琴後面。他們勝過其他所有人，也將為我們的錄音帶來新的專業水準。他們是第一批不來自我們老家而加入東街樂團的人。

隨着《生來奔跑》在FM廣播電台強力放送(我們拿給電台的時候，以為很快就會出黑膠唱片，好個美麗的錯誤!)。我們回到錄音室，接連幾次在九一四錄音失敗，我們無法推動唱片的進度，最明顯的問題就是那裡的屎都不堪用，鋼琴踏板、錄音設備和其他雜七雜八的東西一天到晚故障。我們試着錄〈城鎮叢林〉(Jungland)——它成為我們現場演出的主要曲目已經好一陣子，樂團在敦煌這個兼容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命運顯得更為撲朔迷離，究竟是上帝之手，還是佛陀之手在操控命運，誰又能說得清呢？敦煌之所以是敦煌，在於它的包容，在於不同文化在此地兼容並蓄，自由生長。西方傳教士莫西在東方佛院面曾跪下雙膝，這就意味着對東方文化的接受，由此才有了這可貴的愛情——跨越地域、跨越國界、跨越時間的神奇力量；也許這才是小說留給我們思考的真正所在。

書介

從杜甫到達利

作者：余光中
出版：九歌出版社



詩、散文、評論、翻譯，余光中自稱寫作的四度空間。張開他的左手，可以看見條理清晰的知性掌紋。他評斷「詩史」杜甫的詩，認為將其一生傑作合而觀之，便是一首長篇的「史詩」；大書特書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達利，點夢成真，反怪為美，令人驚駭又驚喜。張開他的右手，以詩情感性向繆思燃香。他論述吳望堯、張隆延、錢鍾書等大師或朋友之文，在一粒沙裡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字字處處不言情，草木人事皆有情。書末更收錄未結集的散文和多闕詩作，不管是左手寫散文，右手寫詩，都一樣精彩奪目，拍案叫絕。

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

作者：雷動風
出版：麥田



本書讓我們發現近代中國文化史與文學史趣味無窮。晚清以降，近代中國歷史充斥着無盡的苦難、悲痛和動盪。然而《大不敬的年代》卻告訴我們，晚清、民國也可眾聲喧嘩，以笑聲來書寫。雷動風關注的是笑的整個譜系，從文人品味到大眾通俗文化，從喜劇演員、劇作家到新聞記者甚至是大學教授。全書廣徵博採各式圖片、報刊、文獻材料，展現了那個時代的多種幽默形式，同時也帶領讀者踏上一場笑料的發現之旅。誰是「破破壺室主」？哪些暢銷作家自稱是「賣笑為生」？軍閥時期的「放屁主義」從何而起？民國人士最擅長哪些「好笑的罵人法」？「幽默」如何成為我們今日的慣用語？笑話與幽默確實深入了晚清、民國知識分子及一般讀者的生活中，我們也確實不可一笑置之。

想你到大海

作者：鍾文音
出版：大田



鍾文音以「當代米妮」疊映「島嶼妻」與「夢婆」，靈與靈之間的對話，繁衍一場青春與信仰的苦痛抵擋，大河史詩般的交疊講述，幾乎顛覆一座海洋。七年執筆完成，小說家企圖心滿滿，一貫風格的文字密度，本書達到高峰，獨有的敘事結構，真正體現的是任何時刻，任何地域，深夜夜下不安分的癡情慾動。

河山人會——歐遊史地情

作者：新達強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到德國，不談萊茵河、多瑙河，反而走訪德國腹地帶易北河，感受「德國國魂」。遊西班牙，不去馬德里、巴塞羅那，反而到安達盧西亞，看看摩爾人與基督教勢力爭持的痕跡。作者以歷史為引，訪尋不一樣的歐遊地點，深度認識其歷史文化盛衰的緣由，更投進山岳、冰川、峽灣、列嶼的懷抱，於中歐、北歐翻山越嶺，走過磅礴的冰河，感受自然風光的懾人魅力。

簡訊

《密碼破譯師》 戰爭小說新題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通訊員田茜)近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余之的長篇小說《密碼破譯師》，小說講述我軍革命戰爭年代密碼破譯員的神秘生活，也是繼麥家的諜戰題材長篇小說《暗算》出版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推出的解密題材長篇小說。日前，作家余之言與作家柳建偉、製片人安曉芬以及編劇余飛日前作客新華書店城市書房，一起分享了《密碼破譯師》的創作背景以及作品的寫作意義。

余之言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發表多篇關於戰爭的長篇小說。對於《密碼破譯師》，他講到，該書主要講述的是在歷次革命戰爭中，我軍密碼破譯員為前線將士作戰勝利而提供密碼情報保障的故事。全書分為「密文篇」「明文篇」「密鑰篇」三部，以史詩性脈絡描寫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到解放戰爭時期諸多戰役中密碼破譯員的戰鬥生活，不僅呈現出宏大而殘酷的戰爭場面，還刻畫了鮮明的為國奮鬥的英雄形象。

據報道，根據《密碼破譯師》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正在籌拍中，計劃今年拍完，明年播出，將作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重要作品。



作家余之言與作家柳建偉、製片人安曉芬以及編劇余飛日前作客新華書店城市書房，分享《密碼破譯師》的創作故事。

香港文匯報
河南傳真

多情敦煌與莊嚴佛陀 ——《敦煌不了情》責編手記

在中國的地名當中，竊以為最恰當者莫過於敦煌，其釋義：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其大，絕不僅指地域之廣，更有闊大的包容；其盛，亦不限於表面的繁華，更在於內在的豐盈。

基於此，才有了煌煌三千世界，有了包容萬象的文化。這些文化以佛教經典、雕塑、壁畫、文書等形式傳承千年。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對愛情的謳歌，著名舞劇《大夢敦煌》所展現的正是莫高和月牙兒的愛情傳奇，與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弒父的悲劇恰恰相反，這一次，卻是身為大將軍的父親親手殺死了女兒月牙兒，由此鑄成了莫高和月牙兒的東方愛情悲劇。

悲劇之所以為人們所欣賞，其原因大多源自同情；這是人類的共性。長篇小說《敦煌不了情》也是一個悲劇，這個悲劇從時間跨度來說，橫跨一個世紀；從空間距離來講，縱跨東西方，不得不叫人牽心垂淚。這在中外文學史上，也算得上是一個地球兩端一個世紀的愛情了吧。
悲劇最感人的莫過於離散，或者叫生



書評

文：汪泉

《敦煌不了情》
作者：王慶才、杜進明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場，更顯出悲劇的力量。他們尋找祖輩愛情的方式，一波三折，恰似遊戲，又似當真，這就是讓人笑着流淚的藝術。至於這種以喜襯悲的悲喜比重，誰又能說得清楚呢？也許要佔到一半。這大概也是一部文學作品中輕與重的比例，假定把兩者在一個天秤的兩端，似乎恰恰就是一個平衡呢。這是該長篇小說寫作在技術層面上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部長篇小說的價值在於對命運的反觀。放置在敦煌這個兼容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命運顯得更為撲朔迷離，究竟是上帝之手，還是佛陀之手在操控命運，誰又能說得清呢？敦煌之所以是敦煌，在於它的包容，在於不同文化在此地兼容並蓄，自由生長。西方傳教士莫西在東方佛院面曾跪下雙膝，這就意味着對東方文化的接受，由此才有了這可貴的愛情——跨越地域、跨越國界、跨越時間的神奇力量；也許這才是小說留給我們思考的真正所在。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